

大量解密资料
对历史演变进行
深刻解读

从欧洲到非洲
以跨地域的角度
审视世界

《每日电讯报》
等全球著名媒体
倾力推荐

1956 The World in Revolt



觉醒的世界

| 新生：开启波澜壮阔的世界新纪元 |

[英] 西蒙·霍尔 (Simon Hall) / 著 周允东 / 译

1956年是“冷战”极为关键的一年，但本书没有描写大国之间的争斗，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世界各地争取自由与平等的觉醒意识，展示了战后世界新格局。

1956年的历史注定是不可思议的，值得每一个人了解。

1956：觉醒的世界

（英）西蒙·霍尔◎著

周允东◎译

海南出版社

·海口·

1956: The World in Revolt by Simon Hall

Copyright © Simon Hall 201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2019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版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 : 30-2018-017 号

1956: 觉醒的世界 / (英) 西蒙 · 霍尔著

(Simon Hall) 著 ; 周允东译 .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
2019.5

书名原文 : 1956: The World in Revolt

ISBN 978-7-5443-8668-5

I . ① 1… II . ①西… ②周… III . ①世界史 - 1956

IV . ① K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7510 号

1956: 觉醒的世界

作 者 : (英) 西蒙 · 霍尔

译 者 : 周允东

监 制 : 冉子健

责任编辑 : 张 雪

责任印制 : 杨 程

印刷装订 : 河北盛世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 武 铠

出版发行 : 海南出版社

总社地址 :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 570216

北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黄厂路 3 号院 7 号楼 102 室

电 话 : 0898-66830929 010-87336670

电子邮箱 : hnbook@263.net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

字 数 : 287 千

书 号 : ISBN 978-7-5443-8668-5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献给我的父母

与之前相比，我们更有理由说，未来取决于勇气、决心和人民的能量。

——《纽约时报》，1956年1月1日

1955年结束之际，40万狂欢者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急切地把目光投向时代大厦楼顶。在那里，时钟显示距午夜12点只剩20秒，球形灯从旗杆顶端下滑21米，人群中响起阵阵欢呼声，汽笛声不绝于耳，人们在企盼新年来临。大约过了8秒钟，声音越来越响亮，180盏灯突然全部熄灭，球形灯在黑暗中完成了它的旅程。1.8米高的数字显示器也骤然变成黑屏。电路出了故障，直到12点15分，塔楼四面为迎接1956年而安放的那些灯才亮起来。^①

纽约的庆祝活动成了闹剧，而在日本，庆祝活动却酿成悲剧。在东京以北约241千米的弥彦神社举行的神道仪式上，100多人被踩踏致死，75人受伤。起因是，有3万人聚集在一起，举行庆祝活动，在向人群抛传统的饭团（或麻糬）时，人们争相哄抢，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据一位目击者称，祭坛附近的人们蜂拥而上，沿着陡峭的石梯，“冲向络绎不绝的朝拜者”。有些人“从楼梯上跌落下来，被迎面而来的人潮碾碎”。当时，只有11个警务人员在现场，恐慌

^① ‘Flagpole Lights in Times Sq. Fail’, *New York Times*, 1 January 1956, 43.

迅速蔓延。“在尖叫声中，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被踩在脚下。”^①来自人群的压力也推倒了一堵 1.8 米高的墙，造成了更多伤亡。据《纽约时报》报道：“死者的尸体被放置在入口处，等待遇难者家属来认领。”

这一年开局就不吉利，许多人预测，这将是特别有挑战性的一年。例如，在马德里，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即将迎来他执政的第十八年，他在新年致辞中警告说：“危及世界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②同时，《泰晤士报》^③在 1956 年的第一篇社论中呼吁，“面对无疑是必将发生的危机，我们要勇敢无畏”，而安东尼·艾登^④保证，“我们将竭尽所能，缓解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放过每一个机会”。^⑤他表示，非常期待在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上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晤，他认为这次会议“将有助于世界和平”。^⑥

面对新的一年，人们确实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1 月 1 日，尊敬的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的讲坛上发表演说，他告诉他的会众，开始新的一年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击败势力强大的反对党，惩治邪恶势力”。马丁·路德·金是美国民权运动中冉冉升起的年轻明星，坚信善行必将取得胜利。随着抵制城市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现象的运动进入到第二个月，金要求他的会众继续他们的反邪恶斗争，他解释说没有什么好担心

① ‘112 Japanese Die in Panic at Shrine’, *NYT*, 1 January 1956, 1, 3; ‘Japanese Shrine Disaster’, *The Times* (London), 2 January 1956, 8.

② ‘Franco’s New Year Message of 1956’ quoted in Sebastian Balfour, *Dictatorship, Workers, and the City: Labour in Greater Barcelona Since 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41.

③ 《泰晤士报》是英国的综合性日报，隶属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

④ 安东尼·艾登为英国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和副首相等职，后在 1955—1957 年出任英国首相。

⑤ ‘A Time for Courage’, *The Times*, 2 January 1956, 9; ‘The Premier’s Message for 1956’; Thomas J. Hamilton, ‘Difficult Year Ahead in U.S. Foreign Policy’, *NYT*, 1 January 1956, E3.

⑥ ‘The Premier’s Message for 1956’.

的，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不要害怕隔离。因为上帝反对，它必将消亡”。^①

1 月份也见证了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世界迎来一个全新的独立国家——英国和埃及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在苏丹宣告结束。在有 2000 名官员出席的喀土穆宫殿草坪仪式上，新任总理伊兹梅尔·阿兹哈里宣布：“此时是苏丹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这一天标志着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圆满结束，那也是我们全新任务的开始……建设未来……”^② 然后，乐队奏响苏丹国歌，鸣放礼炮，阿兹哈里与反对派领导人一起升起这个全新国家的国旗——红、白、黑、绿四色旗，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人员降下英国和埃及国旗。

不过，法属北非局势并不乐观。1955 年 12 月底，由于遭到摩洛哥战机接二连三的攻击，法国军队在里夫山附近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行动，击毙了 50 多名反抗分子。他们也对阿尔及利亚的破坏活动做出了强烈反应，根据一份报纸报道，12 月 30 日，星期五，在一个省有 20 多名反抗分子被打死（仅仅几个星期后，阿尔伯特·卡穆斯警告说，如果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不能和平地、相互尊重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将被“一起处死，尽管心中充满怨恨”）。^③ 前南斯拉夫领袖约瑟普·铁托曾为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的座上宾，他在开罗发表的年度讲话中称，非洲人民正在“努力巩固其独立地位，实现自治”，并谴责欧洲帝国主义的“文明使命”，称其只不过是“统治弱者和欠发达国家的借口”。不过，铁托乐观地认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时代已经到来……战

① Martin Luther King, Jr, 'Our God Is Able', 1 January 1956, 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 Montgomery, Alabama, in Clayborne Carson, ed., *The Pap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Volume VI: Advocate of the Social Gospel, September 1948–March 196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243–6.

② 'The Sudan as a Republic', *The Times*, 2 January 1956, 7.

③ 'Regional Powers in Gold Coast', *The Times*, 2 January 1956, 8; '58 Moroccan Rebels Killed', *The Times*, 2 January 1956, 8; 'French Kill 56 Rebels in Riff Mountains', *Observer*, 1 January 1956, 1A; Albert Camus, 'Call for a Civilian Truce in Algeria', 22 January 1956, in *The Algerian Chronicles* (Cambridge, MA: Belknap, 2013), edited by Alice Kaplan,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153.

争不再是解决争端的手段”。^①

莫斯科也发表了和平谈话。1955年12月31日，苏联总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宣布，只要有充分的善意和谅解，1956年将在“结束冷战”的进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②。那天晚上，布尔加宁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举行了一次豪华的国宴。包括外交官在内的大约1200名贵宾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巨大的圣乔治大厅。宴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宴会上有丰盛的菜肴、美味的香槟和曼妙的音乐，许多人发表了演讲，人们频频祝酒，期间还安排了激情四射的舞会，苏联官员纷纷充当表率。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一群妙龄女郎的簇拥下，布尔加宁神气十足地翩翩起舞。^③然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却是另一番场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9月心脏病发作，此时刚刚恢复。他有时画画，有时打高尔夫球，偶尔散散步。虽然安排了家庭晚餐和庆祝活动，但“到了午夜总统是否还能保持清醒迎接新年，尚不确定”。^④

世界各国政要在庆祝新年时，都提醒人们说，前进的道路困难重重，他们表达对“和平”的渴望，或做出对更美好明天的承诺。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卷入了一系列是非纷扰当中——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令人震惊，甚至能改变世界，甚至最精明、最杰出的观察员也始料未及。而另一些人则发现自己被无情地遗弃了。

一百年前，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格拉姆西抱怨说，因崇尚年代学，历史学家往往产生错误的印象，那些年代就像“人们翻越的群山一

① Jack Raymond, 'Tito is Optimistic on Peace Outlook', *NYT*, 1 January 1956; 'Tito's Attack on Colonial Powers', *The Observer*, 1 January 1956, 1.

② 'New Summit Talks Could Be Fruitful - Bulganin', *Observer*, 1 January 1956, 1, 5; see also 'Marshal Bulganin on Peace Hopes', *The Times*, 2 January 1956, 7.

③ 'Russians Interrupt New Year's Supper to See What Latest Pravda Has to Say', *NYT*, 1 January 1956, 5; 'Marshal Bulganin on Peace Hopes'.

④ W. H. Lawrence, 'Mrs. Eisenhower Flies to Key West', *NYT*, 1 January 1956, 36; W. H. Lawrence, 'Two Presidents: A Key West View', *NYT*, 1 January 1956, F4.

样，仿佛忽然置身一个崭新的世界，发现一种全新的生活”。^①然而，人们似乎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确定特定年份的重要性或确定其是否值得关注，这一习惯不仅应该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而且要蓬勃发展。仅在过去十年中，有许多书籍似乎想抓住一个时代的本质，了解更广泛的政治意义、经济和文化环境，或通过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探索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当历史作家将1956年的方方面面都做了令人回味的叙述时，这一年的整体事件和同时代人的生活意识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这与1968年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震惊，这一年被广泛（响亮）赞誉为国际“觉醒之年”。这种心不在焉的健忘由来已久，反映了更广泛的趋势，将20世纪50年代视为乏味荒谬的年代：我们得知，在这样一个时代，西欧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们正在努力重建破碎的经济，摆脱经济紧缩限制；而在美国，实际上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令人窒息的一致性文化的氛围之中。与反对法西斯的激烈斗争和20世纪60年代形形色色的反主流文化以及如火如荼的抗议运动相比，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沉闷”经常被边缘化，这并不足为奇。^②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大部分地区开始发生剧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与战后秩序带来的不断加深的挫折感强烈交织。对许多人而言，在战胜纳粹德国十年之后，支撑盟国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奋力作战的坚定信念变得越来越空洞无物。由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1年8月起草的《大西洋宪章》（随后得到法国和苏联的支持），预设了一个以自决原则、国际合作及“摆脱恐惧和欲望”为基础的战后世界。然而，欧洲各国都不愿意放弃其帝国野心。为了维护种族主义制度，美国决意奉行白人至上的理论，所有这些无疑是对这一

① Antonio Gramsci, 'I Hate New Year's Day', *Viewpoint Magazine*, 1 January 201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vanti!*, 1 January 1916),

② William Chafe, *The Unfinished Journey: America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econd edition), 111-5; Mark Kurlansky, 1968: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4); John Patrick Diggins, *The Proud Decades: America in War and Peace, 1941-1960*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178.

崇高目标的嘲弄。在被征服者、被边缘化者和被压迫者中，因挫败沮丧和种种失望而带来的十年的积怨即将爆发。

1956年，全球各地的普通民众开始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聚集在大小街道和城市广场，甘愿冒着被捕的危险，拿起刀枪，不惜在争取更大的自由、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的斗争中献出生命。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旧秩序”的守护者进行了无情反击，极力维护他们的权威。这是一场足以改变战后世界格局的史诗性的角逐。现在，详细全面地讲述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中所发生的故事，正是时候。

目 录

序言 / 001

冬天 打破旧秩序

蒙哥马利 / 003

摩勒妥协 / 020

秘密报告 / 036

大规模抵抗 / 046

春天 向往自由

长途跋涉 / 067

脱离帝国 / 076

帕莱斯特罗大屠杀 / 090

世界各地的伟大斗争 / 101

夏天 叛逆精神

面包和自由 / 115

裴多菲圈子 / 124

愤怒青年 / 134

政变 / 145

妇女进军 / 155

暴民事件 / 163

秋天 革命和阻力

串通勾结 / 179

十月波兰 / 189

匈牙利事件 / 200

苏伊士运动 / 218

旋风行动 / 233

马埃斯特腊 / 244

自由审判 / 254

结语 / 262

致谢 / 275

参考文献 / 277



1956

The World in Revolt



冬天

打破旧秩序



蒙哥马利

关于蒙哥马利，将来的历史书籍会这样记载：“这里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有着蓬松卷曲的头发、黑黝黝的皮肤、坚定不移的勇气，时刻捍卫自己的权利，从而在历史和文明的画卷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丁·路德·金

就在1956年1月30日星期一晚上9点30分之前，一辆浅色的汽车缓缓停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南杰克逊大街309号那白色、木头框架的教区牧师住所外面。这座大小适中的房屋建于1912年，是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27岁的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住宅。他的妻子名叫科雷塔，他们有个两个月大的女儿，名收约兰达。据目击者说，这辆汽车只停留片刻，就匆匆开走了。科雷塔听到“外面的混凝土阳台上发出一声巨响”，当时，她正在客厅和一个朋友聊天。因为最近常常接到一些威胁电话，她感到一阵紧张，旋即把朋友带到后屋。片刻之后，只听得一阵“雷鸣似的爆炸声”，随即“腾起一股浓烟，又传来玻璃被打破的声音”。^① 阳台南边的炸药爆炸后在地板上炸

^① Coretta Scott King, *My Life with Martin Luther King, J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126-7.

开一个洞，屋顶被炸坏了。前面的窗户也破碎了，玻璃碎片散落在客厅、书房和音乐室里。

听到响声，邻居们都很担心，纷纷过来表示关切。科雷塔打电话给第一浸信会教堂，她的丈夫是八周抵制城市巴士隔离运动的领袖，他正在召开群众大会。科雷塔告诉他，房子被炸毁了，让他立即遣散众人，但是，她根本没考虑过要告诉他，她们都没有受伤。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金作为刚成立不久的蒙哥马利改进协会会长，向两千人发表了演说。现在，会议即将结束，他站在教堂前面的一个讲台上，主持募捐。站在他的位置，金瞧见一个接待员在与他的好朋友——教会牧师拉尔夫·阿伯纳西——亲切地交谈。过了一会儿，阿伯纳西飞也似地跑下楼去，几分钟后再次出现，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很明显，一定是出了什么事，金马上把阿伯纳西叫过去，后者告诉他说：“你的房子已被炸了。”金询问他的家人是否安好，阿伯纳西神情严峻地回答道：“我们正在核查。”^①

就在几天前，金经历了深刻的人身和精神危机。1月26日，星期四，他被两名骑摩托车的巡警叫停，声称他在限速每小时40千米的路段以时速50千米行驶。金在一所肮脏不堪的牢房里被关了好几个小时，才被释放。这段令人不快的经历令他感到不安，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进监狱，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有一阵，他甚至害怕可能会被处以私刑。第二天，金在参加蒙哥马利改进协会的一次会议后回到家，又接二连三地接到好几个威胁电话：“黑鬼，我们已经烦透了你，你肮脏、邋遢。如果你三天内还不离开这个城镇，我们就把你的脑浆打出来，炸毁你的房子。”^②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绝望地坐在厨房的桌子旁。金后来承认，自己差一点儿就放弃了。“我面前放着一杯咖啡，我无心去碰它，我试图想办法摆脱困境，前提是不会表现得像个懦夫。”大约半夜时分，他万分焦急，十分疲惫，用手托住头，大声做着祈祷。金后来写道：“我仍然十分清晰地记得那天半夜对上帝说过的话：‘我坚定自己的立场，

① Martin Luther King, Jr., *Stride Toward Freedom: The Montgomery 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126.

②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 56-8.

我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有些害怕。人们依赖我，就像找到了主心骨，如果我在他们面前表现得毫无力量，没有勇气，他们就会畏缩。可是，我已是强弩之末。我什么都没有剩下。我已经到了不能独自面对的地步。’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仿佛听到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默默地做出保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上帝永远与你同在。几乎在一瞬间，我所有的恐惧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再犹豫。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勇敢面对一切。”^①

三天后，金家里的爆炸将会检验他能否重新获得坚定信念。获悉遭到袭击的消息后，金告诉了众人，他解释说，他得立即回家看看，并建议他们自行散开，回家。“让我们继续前进，永不止步，”金说道，“要坚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且要更加坚信，在这场斗争中，上帝与我们同在。”^②回到家，金还没有来得及看看妻子和孩子是否安全，就被一片混乱包围。马路上，交通堵塞，几百名非洲裔美国人围住了房屋，警方正在努力维持秩序。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英语老师乔·安·罗宾逊和一位从事社区工作的积极分子，描述了警方试图疏散爆炸区域的人群但却徒劳无果的情景：“众人出奇地安静，空气紧张，危机重重。其中一个警察高声喊道：‘各位，请回家吧，没有人受伤。’没有人动，也没人说话。沉默就是无言的谴责，令人疯狂，让人感受到威胁……”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甚至提议决斗，他对警察说：“我哪儿也不去。这很麻烦。你们白人总是欺负我们。现在，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所以，让我们来决斗吧。”^③人群中有一好多男子和年纪比较大的青少年携带着刀子和破碎的酒瓶，眼看一场大规模暴乱不可避免。所以，在爆炸后不久抵达教区牧师住所的市长 W. A. 盖尔和警察局长克莱德·塞勒斯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 King, *Stride Toward Freedom*, 124-5.

②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 60; King, *Stride Toward Freedom*, 126.

③ Jo Ann Gibson Robinson,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and the Women Who Started It*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7), 131.